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張仲芳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

宋 陳均 撰

太祖皇帝起丁卯乾德五年止丙子開寶九年

丁卯乾德五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年北漢天會十

二年

春正月修河堤

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

上嘗曹彬特優彬辭上曰卿有功無過苟有纖芥之
累王仁贍豈爲卿隱又以劉光義張廷翰李進卿平
蜀不撓命領鎮安彰國保順節度使先是或告王全
斌等在蜀掠奪子女隱没貨財上令併按以擅尅軍
士裝錢及殺降致寇之由罪當死上赦之乃責全斌
及崔彦進崇義昭化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

沈義倫爲樞密副使

初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

羣臣有以珍寶竒巧之物為獻者皆却之東歸篋中
所有唯圖書數卷而已上聞其清節過人故擢用之
覆試進士
盧多遜知舉上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于中書覆試
皆合格乃賜及第建隆間詔及第人不得于知舉稱
門生乾德元年令貢舉不得用朝臣公薦至是又加
覆試而貢舉條令益密矣故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
院臺閣近臣得薦抱至藝者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

無所私故禁之

韓重贇罷

時為殿前都指揮使有譖其私取親兵為腹心者上怒欲誅之趙普曰若重贇以譖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上乃止命重贇出領彰德節度重贇聞普救已他日詣普謝普拒弗見重贇罷後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不除至開寶六年始以楊義為之

三月趙普加左僕射

五星聚奎

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星步曆甞謂徽之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夏四月馬士元致仕

士元時為給事中謁沈義倫適有吏白事不顧士元士元曰我為臺省近臣不為執政所禮可以去矣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河決衛州

入其郛殺數百人

九月李彛興卒

子克叡嗣領軍務

冬十月置綾錦院

因平蜀得錦工數百人而置院

戊辰開寶元年

十一月改元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一年北漢主劉

繼元立改天會十三年為廣運元年

春正月修京城

修大内

初上命增修大内至是營繕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

令洞闢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蔽壅因謂左右曰此

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上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

地朕當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
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
而使下無間言哉為臣者或不終其名節陷于不義
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淺鮮斯可戒矣
二月納皇后宋氏
忠武節度使延渥之長女也延渥尋改名渥
行覆試法
王祐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

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禄之家皆
令覆試
夏五月賜米麥賑唐飢
唐飢賜米麥十萬斛以賑之
六月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邊命遵誨守焉遵誨既至召諸
族酋長宴勞之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悅服後數月復
入寇遵誨率兵深入俘斬甚衆夷落以定上嘉其功

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

遵誨嘗遣其外弟劉綜来貢馬及還上鮮所服真珠

盤龍衣使齎賜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上微時嘗往依焉遵

誨憑藉父勢多所凌忽及上即位遵誨累遷至驍武

指揮使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上令左右扶

起未幾部下有訢其不法之事遵誨惶恐待罪上諭

之曰朕方赦過責功豈念舊惡遵誨再拜感泣又問

遵誨母安在對曰母氏在幽州患難睽隔上乃厚賞購得其母還之上之不念舊惡推赤心以待臣下類如此

遵誨太平興國中兼領靈州路巡檢在通遠凡十四年

秋七月北漢主鈞卒

養子繼恩立遣使告終稱嗣于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氏生子繼

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氏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為執繼恩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謚鈞為孝和皇帝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扣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威筭所向上曰吾欲取太原普黙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黒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爾于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嘗因北漢界上諜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

爾無所間何為若此一方之人也若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萬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為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劉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

九月嚴銅錢出界禁

五貫以上者死以下抵罪有差

北漢弑其主繼恩

弟繼元立改元廣運初北漢主惡無爲之專欲逐之而未果未幾供奉官侯霸榮等作亂殺之繼恩立才六十餘日而難作或言無爲寔使之亟誅霸榮以滅口云

李繼勲擊北漢敗之

繼元始立王師已入其境乃亟上表契丹求援又遣將領軍扼團栢李繼勲及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尋復入寇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貶雷德驤官

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色俱厲并言趙普强市人宅第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吾之趙普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闖入之罪黜焉

上又嘗彈雀後苑或稱有亟事請見者亟召見之乃

常奏上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于彈雀上愈怒以斧
柄橦其口墜兩齒已而復召賜之金帛
冬十月吳越王俶使子惟濬來貢
十一月癸卯郊大赦改元
先是上親享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
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
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
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器外每

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来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

事乃詔别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

十二月趙普起復

乙巳開寶二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二年北漢廣運

二年

春二月命曹彬等伐北漢

上親征三月圍太原

決晉水以灌之從陳承昭之策也後又決汾水灌之

夏四月契丹分道救北漢何繼筠等敗之

初上料契丹必由鎮定入援太原乃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契丹兵二道其一自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授以方畧使往拒之且曰翌日亭午候卿捷書至也繼筠如期果大敗契丹于陽曲重贇亦擊破其衆于定州境

五月命諸州恤刑

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紲之苦乃詔諸州獄吏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遣決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

閏月詔班師

太原圍急郭無為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聽或言其反狀明白遂殺之以徇

太原城久不下王廷義石漢卿皆力戰死李懷義亦幾斃趙廷翰復願先登急擊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

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使汝曹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會暑雨疾疫太常博士李光賛上言請班師上覽其奏甚喜乃詔班師

北漢主籍我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石茶絲各數萬喪敗罄竭賴此少濟北漢主決城下水水落而城多圮契丹使者見曰王師若知先浸而復涸則幷人無遺矣

徙太原民萬餘户于山東河南用絳之薛光化之策也光化言伐木必先取枝葉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内有人户賦輸恐歲月閒未能下宜于太原及河北山東諸處建城寨扼契丹援兵徙其部内人户於襄鄧諸州以絶其供饋上納之

六月加賀惟忠官時知易州上以其捍邊有功遷易州刺史而不易其任仍令兼易定祁等州巡檢使

唐主煜使弟從謙來貢

見于胙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牋奏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斂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藩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愧謝曰孰謂江南無人

去歲唐主納周氏為后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于唐主昭惠既殂嘗出入禁中至是

納以為后其與燕羣臣韓熙載等皆賦詩以風唐主亦不之譴也初議婚禮詔中書令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定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古今不相沿襲固請用樂又按禮房中樂無鐘鼓佑謂鉉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非房中樂而何后初見帝北齊禮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蓋冠禮所謂母荅子拜者也鉉以為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承宗祖主祭祀請荅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與庶人同請不荅拜又

車服之制多所駁異議久不決唐主命徐游詳具是非時佑方有寵游希㫖奏用佑議尋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祟乎

唐主既納周后頗留情樂府監察御史張憲上疏其畧曰大展教坊廣開第宅下條制則教人廉隅處宫苑則多方竒巧唐主奬諭賜帛然終不能改

上至自太原

車駕之次鎮州也幸道士蘇澄房問以養生之術對

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是老子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立無為無欲怡神
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上悦厚賜之
秋九月初收印契錢
令民典賣田宅限兩月輸錢印契
以段思恭知靈州
靈武馮繼業舉族来朝上徙繼業領静難以考功郎
中段思恭代之仍詔之曰繼業言靈州非蕃帥主之

戎人不服雖衛霍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他人不能治也思恭至鎮夷民安之

初㽕澧辰沅邵五州蠻洞數為邊患上既平荆湖選蠻酋秦再雄知辰州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稅再雄盡痒撫綏一方以寧

冬十月鳳翔王彦超等罷節鎮

用趙普之謀也上宴藩臣于後苑酒酣從容詔之曰卿等皆國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

之意也彥超喻上旨即自陳請老于是及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五人皆罷

置豐州

契丹酋長王甲來降置豐州以處之未幾甲卒以其子承美知州

給西川等路舉人券

山南荊湖等路往還給券

十一月以李昉盧多遜直學士院

是歲契丹弒其主舒嚕伯父之子明紀立

舒嚕性嚴急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庖人因進食

挾刃弒之舒嚕立凡十九年謚穆宗號大順皇帝無

子諸部迎立天授皇帝烏雲之子明紀號天贊皇帝

更名賢改元保寧以高勲守政事令封秦王蕭守興

為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守興女雅

雅為皇后初烏雲與妻同日遇害明紀年九歲有以

氈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國事

皆雅雅決之太平興國四年明紀改元乾亨

庚午開寶三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三年北漢廣運

三年

春正月修河堤

詔舉孝悌德行

諸州滿五千戶聽舉一人奇才異行不限此數

三月賜貢士累舉人出身

初詔禮部貢院閲貢士及諸例十五舉以上終塲者具名以聞至是籍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此初行特奏名恩例也

召處士王昭素對

昭素酸棗人也少篤學有志行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之晚昭素謝不能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上

甚悅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愛其語嘗書屏几間留月餘數求歸乃命以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乃卒于家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除河北鹽禁

任商旅貿易收其征

五月置便錢務

上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于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至是始置務于京師令入錢者即日輦致而受券于左藏庫仍詔諸州候券至即給之

秋七月省州縣官增其俸

八月加李謙溥官

謙溥為刺史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上令加團練使部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待之甚厚得其死力北漢乃為蠟彈書以間之謙溥請以舉家四十

口保其無他上釋之令自効

九月命潘美伐南漢

初上聞南漢主劉鋹奢侈殘酷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然猶未欲遽加以兵乃命唐主諭之竟不聽因其使者上始決意討之美進拔富州賀州昭州桂州所至克捷以次下連州韶州雄州美州

修前代帝王陵

初詔諸道檢校歷代帝王陵寢至是西京鳳翔及雄

耀等州奏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宗肅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七陵并曾經開發詔每帝製造禮衣一副常服一襲具棺椁重葬仍令各處長令致祭

冬十一月減冶金額

上覽桂陽軍歲入白金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詔減舊額三分之一

契丹入寇田欽祚敗之

初契丹六萬騎寇定州欽祚領兵三千禦之上謂欽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敵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敵戰蒲城敵騎小却乘勝至遂城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奏至上喜謂左右曰敵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一敵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

絹則敵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十二月修河堤

辛未開寳四年

是歳南漢平唐國呉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四年

春二月潘美克廣州劉鋹降南漢平

鋹先遣使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得受使者泣即部送赴闕

未幾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鋹衆十五萬阻山谷堅壁以待美用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鋹出降美承制釋之有閹人五百餘輩盛服請見悉命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户十七萬

詔特放選

以州縣闕多員少故也仍聽超折注擬

夏四月以潘美尹崇琦同知廣州

美討平諸為亂者嶺表遂安

榷嶺南鹽弛酒麴禁

詔除嶺南苛政榷鹽許官賣以佐州縣之費

五月獻南漢俘

初議其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遂用之

上責賜鋹酒鋹疑不敢飲捧盃乞貸死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鋹

上責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咎龔澄樞李托等

詔誅之而釋鋹尋封鋹恩赦侯

六月置廣州市舶司

命知州兼之

秋七月劉温叟卒

温叟為中丞十二年上難其代終不許解職温叟重厚方正好執禮事繼母孝皇弟開封尹光義嘗送錢五百千遺之温叟不敢却受而封之及卒上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遂命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

半歲始為中丞

初上以亡蜀故相歐陽炯為翰林學士炯性坦平無檢束雅善長笛上聞召至便殿奏曲溫叟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頃聞孟昶君臣溺于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技故為我擒所以召炯欲驗之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

溫叟一日晚歸過明德門西闕前上方與中黃門數

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導而過故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上善之

減廣南租耗米

初劉鋹私制大量重歛于民每石凡輸一石八斗運使王明上言乃革之每石輸耗二升

是年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請寛民力其畧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

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德澤均而民力寛矣上嘉納其言初上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為知制誥周翰知之遽上表謝上不悦其命遂寢

八月詔却尊號

羣臣請加興化成功荅曰予雖以興化為心未能力致倘便以成功自大寔所難安表再上訖不允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唐主煜使弟從善來貢乞去唐號

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乞賜詔呼名從之先是唐以銀
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令受之普辭讓上
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
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
皆駭服上欲經理江南遂留從善不遣未幾加從善
泰寧節度煜聞之大懼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
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
憲府翰林為脩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從鎰從

謙皆降封國公上使從善致書風煜入朝不從但增

歲貢

朝廷忌唐南都留守林仁肇威名用計間之唐殺仁

肇

吳越王俶使子惟濬來貢

上嘗幸趙普第時吳越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

上命啟之則滿貯皆瓜子黃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

發書寔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汝書生耶因命

普謝而受之

癸未郊

初用繡衣鹵簿

大赦

廢川班內殿直

初上擇蜀兵百餘輩爲川班內殿直廩給與御馬直等至是郊禮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時命增給川班內殿直援例撃登聞鼓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爲

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
隸諸軍遂廢其班
時内臣有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
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
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希求恩賞即隨其
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因以兆亂上撫髀
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
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

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茍犯吾法惟有劔耳

河決澶州

東滙于鄆濮壞民田廬上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

恕坐棄市知州杜審肇免官恕初為開封判官謁趙

普閽者不即為通恕怒而去普亟使人謝焉恕不反

普由是憾之後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人謂恕罪不

至此蓋普報私怨耳

壬申開寶五年

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五年

春二月制放取士榜

初歲取進士不過十數人知貢舉奏合格人姓名而已至是禮部試列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諸科十七人上召對講武殿始下制放榜新制也

夏四月大水

遣使分視民田

省嶺南郡縣

五月廢媚川都

先是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三十人號媚川都歲溺死者甚衆鋹所居皆飾以玳瑁珠翠至是詔罷之

河大決濮陽

未幾又決朝城決陽武汴水亦決

大霖雨

出宫人

六月塞河决

命曾翰董其役上詔翰曰霖雨不止又聞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又嘗語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謝曰陛下憂勤庶務若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久思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遣百五十餘人歸其家

禁鋪翠

皇女承慶公主嘗衣鋪翠襦入宫上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不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寔汝之由主慙謝主又嘗因侍坐與皇后因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黄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秋八月廣南獠賊反遣内臣李神佑督戰平之

嶺南初下所在盜起濵海為亂尹崇琦擊之上遣神祐督戰未幾盡平具黨内臣督戰始此

以李符為京西轉運

符先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便者符即上言上嘉之至是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故任之上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

條具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李崇矩罷

崇矩與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上聞之不悅先是宰相以樞密使候對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無行待之漸薄伸乃誣告崇矩受舉人金為私託知舉扈蒙引劉審瓊為證審瓊對上言其誣上怒

稍解崇矩遂罷賜伸同進士出身為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獨召見與金時人稱其長者

更漕運法

先是三司言倉儲月給只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切責三司楚昭輔以為不素計度茍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惶懼詣皇弟光義泣告乞于上前解釋稍寛其罪使得盡

力光義以問牙將陳從信對曰從信常游楚泗間見

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必于所歷州縣勘給

故多留滯若自起發即計日併支必可以責其程限

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各宿備運

卒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

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去其淹留之虛日

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

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

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又言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七十商賈以其不獲利而不至富家亦復閉糴光義然之具以告上悉從其言由是蔡汴兩河漕江淮米十萬至京師倉儲無乏之昭輔亦免責焉

汴河及黄河惠民河廣濟河歲運粟共止二百五十萬石張洎因為上言汴水疏鑿之由曰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天邑舳艫相接贍足

京師以無匱乏

大饑冬十一月命叅政薛居正等提點諸路水陸轉運

使事

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吕餘慶兼提點三

司荆南劒南

是歲嚴階級法

詔諸禁軍將校有帶邊郡者許以客禮見自餘廂都

指揮使至員寮各依職次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

癸酉開寳六年

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六年

春正月修河隄

二月賑曹州飢

運京師米二萬石以賑之

三月周鄭王殂于房州

上發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

恭帝

初御殿親試舉人

李昉知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濬材質最陋詘去之濟川者昉鄉人也上頗不悅會有人訴昉用情取人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八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

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

會尋昉等皆坐責自兹殿試遂為常式

夏四月限度僧法

諸州僧不及百人者每歲許度一人

行開寶通禮

初御史中丞劉温叟等上開寶通禮二百卷至是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開寶通禮儀纂一百卷詔付有司施行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並以新書試問

盧多遜使江南

及還艤舟宣化口遣白其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于是江南之十九州地理之遠近户口多寡多遜盡得之歸言江南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用之

是歲江南主殺其臣潘佑李平佑為内史舍人平為户部侍郎最相親善佑嘗言于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

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蔫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于星火百姓大擾國主遂詔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又抗疏斥國主以為不及桀紂孫皓國主大怒使按治之皆自殺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之交具後俱為中書舍人稍相傾軋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叅預機密恩寵莫比清輝殿在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此職

洎與臨汝郡公徐遼義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
札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楀等出入宣行之
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嚴堂後官選

上知堂後官擅權多爲奸贓欲更用士人命選令錄
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乃召舊任者四人
面加勸勵令復故

五月以馮炳判御史臺

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
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
無寃民此所望于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鞫舊選牙校任之上哀矜
庶獄至是改用士人又改諸州馬步院為司寇院以
新及第人為司寇叅軍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改司寇叅軍為司理叅軍令選
歷任清白能折獄者為之秩滿免選赴年尋又詔諸

州察其不職者以名聞敝匿不舉者罪之

授交趾丁璉靜海節度

初交趾吳昌文世受南漢爵命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乾德初昌文死其叅謀吳處玶與諸將爭立攝讙州刺史丁部領與其子璉統兵三萬破處玶等自領交州境内以安其民德之乃推部領為帥號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為節度使部領立三年璉襲父位至是七年矣聞上平定嶺南懼而上表求内附詔以璉為

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及八年秋封璉父部領交
阯王
六月御便殿閲試吏
召見百司吏七百餘人親加閲試勅歸農者四百餘
人
減西川折帛價
初蜀民所輸兩税皆以疋帛折充其後市價愈高而
官所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詔準市價

令宰執同議政吏知印押班

秋七月以辛仲甫為三司户部判官

賜錢百萬初上問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

知彭州辛仲甫對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

其禍朕今選儒臣才幹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

亦不及武臣一人也至是用為三司時三司吏三十

餘輩通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械繫死者數人終無

所償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給寔直

初上以仲甫知彭州謂之曰蜀土始平怙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仲甫既至州兵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作亂仲甫初未之覺因出近郊見壕中草深恐藏伏奸慝悉命燒薙之其黨懼謀泄遂有告者禽百餘人悉就戮

八月趙普罷

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先是有劉偉者雖經攝一任而失其解由偽造印得送銓又乾德中趙孚

授西川官稱疾不之任雷德驤之子有鄰上章言皆普庇之悉下御史獄鞫寔上始有疑普意詔叅知政事吕餘慶薛居正陞政事堂與宰相同議政事未幾又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至是罷相普獨相二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為已任上倚信之嘗欲除其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奏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為人不與普力請

之上曰朕故不與遷官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門良久不去上卒從之普常設大瓦壺于閣中凡表疏意不可者投諸壺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

九月吕餘慶罷

以疾解職遷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

慶悉為明辨時稱長者

光義封晉王

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頒循資格

盧多遜等重修自是銓選有倫矣

甲戌開寶七年

吳越淳泉奉正朔江南只稱甲戌北漢廣運七年

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遣使按廣南民田

賈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使還奏利害數十事皆

稱旨

秋九月命曹彬伐江南

初上命有司造大第號禮賢宅以待李煜及錢俶先

來朝者賜之乃相繼遣梁迎李穆使江南諭旨令煜

入朝煜辭疾不至而繕守備乃命彬及潘美等伐之

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

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諸將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仍命吳越王錢俶出兵夾攻之彬尋克池州俶克常州
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取江南策上令學士召試賜及第遣使往荆南如若水之策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

冬閏十月江南主煜使弟從鎰來貢

上留之不遣及江南捷書累至羣臣入賀從鎰奉表

請罪上嘉其得禮命李穆送從鎰歸其國手詔之促

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初命輔臣專記時政

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太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

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立殿側以記時政故太宗寔

録今最詳備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

學士輪脩日歴送史館近來每季雖有内庭日歴樞密院録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并委宰臣及叅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録送史館以撰日歴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

十一月契丹請和

契丹邊臣貽知雄州孫全興書言狀全興以聞上命全興荅書許之

是歲占城大食國來貢

占城在中國西南與雲南真臘為鄰其風俗與大食同前世不與中國通周顯德中始遣使朝貢自後遂以為常

大食波斯之別種也大歷中有波斯胡糾合亡命渡常昌水刼奪商旅其衆漸盛割據波斯之西境自立為王大食其王之氏也

乙亥開寶八年

是歲江南平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八年

春正月曹彬圍金陵

彬遣田欽祚敗江南軍于溧水斬其統軍張雄等十七人初李景之割江也雄為江南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袁汀二州刺史至是為統軍使戒諸子曰吾必死于國難爾曹其勉之是役也雄父子八人偕死不同行者亦没于他陣彬遂進圍金陵

江南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萬順流而下將

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以襲令贇上曰此非救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州浦閙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建大將旗旗至皖口步軍都指揮使劉遇急擊之令贇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大潰遂生擒令贇等金陵獨恃此援于是孤城愈危蹙矣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選良將以守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澄至鎮無闘志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攻之澄不從聞金陵圍急遂以城降

二月親試舉人

時王祐權知貢舉扈蒙梁周翰雷德驤並權同知同知貢舉始此上引王祐所奏合格舉人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今朕躬親臨試盡革疇

昔之獘於是出詩賦題覆試得王嗣宗等三十一人

嗣宗初受泰州司寇參軍

契丹來聘

夏四月衛德仁遷太樂署令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領郡

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

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

可輕授此輩但當于樂部遷轉耳

六月河決頓丘

命塞之

彗出柳

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與鬼距東壁九十一舍

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初通使契丹

九月畋近郊

上因逐兔馬蹶而墜自是不復獵矣

冬十月修西京宮闕

始謀西幸也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李煜降江南平

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初李

從鎰至江南諭上旨李煜欲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

以為金陵之固易守難攻北軍旦夕當自退矣煜疑

而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

急始遣徐鉉入貢求緩兵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既而鉉至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言上徐謂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入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先是彬等列三寨上曰此宜保溝自固南人必以夜來寇命使亟還語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將為所乘

賜使者食且詔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使食畢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江南人果夜出兵襲北寨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

初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上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鬬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李煜曰某月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

則彬之疾愈矣諸將皆許諾遂相焚香約誓彬乃稱疾愈翌日城陷彬整軍至于宫城李煜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于門彬安慰之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皆賴彬保全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檢視一無所問及還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捷書至羣臣入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曹彬遣使送李煜至闕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乃封煜為違命侯而録用其子弟大臣召見徐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撫慰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臣之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

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欲殺洎及是竒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卿爾之忠也以鉉爲太子率更洎爲太子中允鉉質直無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来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

初洎在江南與陳喬同建不降之策及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入見國主喬引咎自殺洎乃曰臣當俱死但今陛下入朝誰與辨明此事所以

不死者將有所待也

江南將高彦馬承信及弟承俊俱率數百人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于家兵及門舉族死之

初江南主以徐元楀刁衎為內殿傳詔邊書告急元楀等匿之北軍屯城南十餘里江南主猶不知也

初昇州既破曹彬命李煜手書告諭統內州縣皆以城降江州刺史謝彦賓集衆謀納欵指揮使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刺史不忠欲背

國爾曹能從我乎衆皆聽命迺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彦賓彦賓逃簷霤中執而殺之據府第號令驅迫丁壯日夜守禦曹翰圍之屢遣使招諭則不從城陷翰責之數其拒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腰斬之并殺宋德明

初上命右補闕張霽知江州與翰偕来既入城兵掠民家家訴于霽霽按誅翰兵翰以江民拒守又怨其訴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尸井坎既滿餘棄江中

先是上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翰毋殺戮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不能渡至既屠矣民家財貲鉅萬翰悉取之

置渭州保毅軍

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户充保毅軍是歲發渭州平凉潘原二縣民治城濠因置保毅弓箭手分鎮城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者以親屬代焉蓋因廣順之制即所謂義軍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弁為禁軍

丙子開寶九年

吳越澶泉奉正朔北漢廣運九年

春二月詔却尊號

初請加一統太平以燕晉未平不許

以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以山南東道節度潘美

領宣徽北院使

賞平江南之功也樞密領節度節度領宣徽自彬美

始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榜子云奉勑差往江南勾

當公事回時人多其不伐
初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姑徐之
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退而歎曰好官
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
相唐制皆署勑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
班餘官則綴本官班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受
者勑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

吳越王俶來朝
命居禮賢宅寵賚甚厚俶辭歸國上賜以一黃袱封
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視及啟之皆羣臣乞留俶奏疏
也俶益感懼
加作坊使魏丕官
加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時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坊
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必親閱之列
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初上

即位嘗召丕謂曰作坊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凡有征討者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丕增造射至千步

三月上如西京謁安陵

夏四月庚子郊大赦

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睹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上至自西京

上生于洛陽樂其風土意欲留居之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晉王亦言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耳因謂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秋八月命党進等伐北漢

以楚昭輔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

昭輔時為樞密副使王仁贍判三司自後宣徽使闕
即命樞密使副兼領院事
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
上年五十在位十七年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
祖
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于衆心自入京師
市不易肆惟王彥昇專殺韓通雖以佐命不加誅而
終身不與旌鉞專務抑奪諸侯愛養民力常衣澣濯

之衣寢殿青布緣葦簾皇弟光義言服用太樸素上正色曰爾不記居夾馬營中時耶自五代以來藩鎮强盛每移鎮受代皆先命近臣諭㫖仍發兵備之尚或不奉詔上之受禪也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不下數十人上漸削其權專命儒臣分理郡國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矣晚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然好弋獵開寶中狩于近郊嘗逐走兎馬蹶而墜因引佩刀刺

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罪也自是不復獵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户九十六萬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户二百五十萬

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之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視親為灼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王汗洽蘇息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氊褥又嘗宴宫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階親掖之謂近

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吾不及也至是上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其言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癸丑上崩時夜漏四鼓或云宋皇后使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晉王曰共保富貴莫憂也

甲寅皇弟晉王即皇帝位尋改名炅

大赦

以皇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皇子德昭封郡王德芳

節度使

德昭德芳太祖子也上友愛尤篤不欲其與上諸子

異稱詔與王石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稱皇子皇女

以薛居正沈義倫為左右僕射盧多遜中書侍郎並同

章事曹彬同平章事

李漢超郭進加觀察使

漢超在徐州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

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依鉅鹿富人家富人子欲殺之其婦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郡使訪竺氏婦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己子及長擇良配嫁焉在洛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下者曰此

郭公所種也

禁增場務課

詔場務不聽商人添額買

十一月罷奉戶

追冊尹氏淑德皇后符氏懿德皇后

令轉運以三科察舉

政績尤異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

所莅無狀為下歲終以聞

以張洎直舍人院

直舍人院始此

十二月大赦改太平興國元年

置三司副使

以賈琰為之三司置副使始此

是歲高麗王昭死

弟伷立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丁緯

九朝編年備要卷三

宋　陳均　撰

太宗皇帝起丁丑太平興國二年止乙酉雍熙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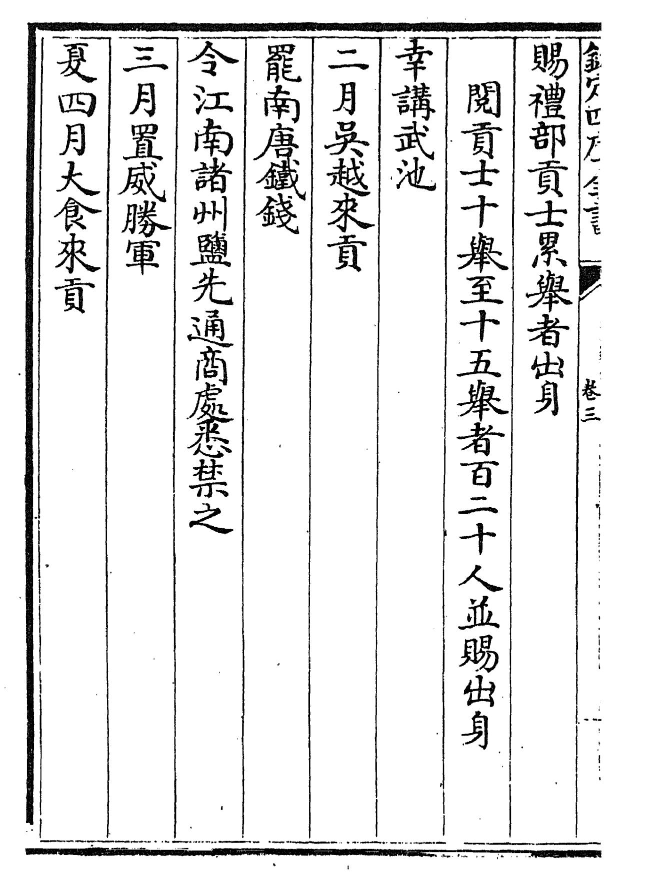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

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十年

春正月上以太祖殯不視朝

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賈事

幸相國寺還御東華門觀燈



賜禮部貢士累舉者出身

閱貢士十舉至十五舉者百二十人並賜出身

幸講武池

二月吳越來貢

罷南唐鐵錢

令江南諸州鹽先通商處悉禁之

三月置威勝軍

夏四月大食來貢

葬太祖於永昌陵

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秋七月河決溫縣

尋又決滎澤決頓丘又決白馬命塞之

諸路大水

閏月諸州上閏年圖

故事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國初以閏為限

所以周知天下山川險易戶口衆寡

八月陳洪進來朝

令支郡得專奏事

從知懷州高保寅及右拾遺李翰之請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至是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九月嚴私鑄禁

錢以七十七為百私鑄小錢者死每千錢必及四斤

半以上禁江南私小錢悉令送官給其直　初李氏歲鑄六萬貫江南平增冶匠亦不過七萬貫及張齊賢為轉運使言民間苦銅錢難得因訪饒信處州産銅鉛錫之所用唐開元錢料歲鑄三十萬貫每歲雖增數倍錢稍麤惡矣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夏江東發運使李溥言饒杭池江四州錢監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二萬斤採取既多望酌中定額真宗曰嘗記咸平中陳恕以江南銅多請官少

市未幾銅礦漸少迄今常苦不豐如解池鹽景德中所收數倍本州亦欲少種不逾年兩旱驟減舊額是知天地所育皆貴濟用豈人心可料其增損耶

容州初貢珠

自廢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幾官復自采容州海渚亦產珠仍置官掌之至是始貢珠百觔賜賀擔者銀帶衣服

大閱

上屬意戎事每朝罷即親閱禁卒藩衛之士益以精强乃命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至是大閱上登臺而觀初命楊信董其事以信病瘖乃命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鶴瀚更董之士伍綿亘二十里瀚執五色旗以號令每按旗指揮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遣使以金帶賜之曰此朕藩邸所服者也楊信即楊義也避上名改焉　是春改簇御馬直曰御龍直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

龍衛虎捷曰神衛日騎後改曰捧日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十二月嚴私礬禁

有司言官歲鬻礬不充舊貫請嚴其禁詔私販化外礬至三斤私煮及鹽至十斤者並棄市餘論罪有差

是歲渤尼國來貢

渤尼前代未嘗與中國通其章表非紙類木皮而瑩薄色微綠長數尺而濶寸餘横軸僅盈掌握以數小

囊重複緘之其字細而横讀之不可識詔象胥以華言譯之皆尊慕本朝之意

戊寅太平興國三年

是歲吳越漳泉納土北漢廣運十一年

春正月開襄漢漕渠

發唐鄧民夫及諸州卒數萬人開之直抵京師渠成而水不行

二月置崇文院

更置三館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南廊為集賢書東廊為昭文書西廊四庫分經史子集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

三月吳越王俶來朝

夏四月置諸路轉運判官

陳洪進獻漳泉二州

用其幕僚劉昌言之計也得縣十四戸十五萬兵一萬八千加洪進平章事子文顥文頊為刺史尋復以

文顥知泉州文顗知漳州文顥之往也議擇能臣以
闕掌州事遂起復裔維岳為通判維岳始至屬㳺洋
草寇十餘萬來攻城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欲屠城焚
府庫而遁維岳抗議堅守福州救兵至圍遂解
河決獲嘉
命塞之
五月吳越王錢俶獻其地
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兵十一萬五

千封俶為淮海王子惟濬惟治將校孫承禮沈承祐並為節度使崔仁冀副使初俶為朝廷所留獨與仁冀決策納土退朝僚屬始知之

以范旻權兩浙諸州事錢氏地狹民衆賦斂苛暴旻悉奏蠲之

李克叡卒

子繼筠嗣

六月汴決寧陵

命塞之

嚴贓吏法

去歲永豐倉吏八人坐受贓為姦伏誅是歲中書令史李知古坐受賕出入罪杖殺至是又詔贓吏配者遇赦勿叙用　端拱初少府監言配役人郭晃等皆任京朝官會當叙用上曰贓吏不可復齒仕籍止令釋之

秋九月親試舉人

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題為準得胡旦以下七十四人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先是上詔權罷貢舉恐有困於場屋者乃詔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並以秋集禮部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是冬諸州舉人並集會將親征北漢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冬十月孔宜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上召見問以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又詔免其家租賦歷代以聖人之後皆不科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户至是特命免之

置内藏庫

上幸左藏庫見金帛山積乃命分左藏北庫為内藏庫改封椿庫為景福内庫掌歳經費之餘以待非常

之用

初太祖置封樁庫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已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贖幽薊之地不可則散之募士以圖進取會晏駕不果

河決靈河

命塞之

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大赦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己卯太平興國四年

是歲北漢平

春正月命潘美伐北漢

置簽署樞密院事

以石熙載為之簽署始此

新渾儀成

張思訓所造舊制行度皆人運轉新制成於自然尤

為精妙

二月上親征北漢

三月契丹救北漢郭進敗之

戰於石嶺關之南折御卿克岢嵐軍嵐州尹勲克隆

州

夏四月上圍太原

李漢瓊帥衆先登上躬擐甲冑蒙犯矢石諸軍皆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令衆少退時城幾陷或請急攻上曰朕惜并州一城生聚即自草詔賜繼元諭以速降終保富貴

劉繼元降北漢平

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十三萬五千兵三萬自劉旻僭號歷四主凡二十九年至是平初城中人猶欲

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卧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喻之遂納款繼元妻峯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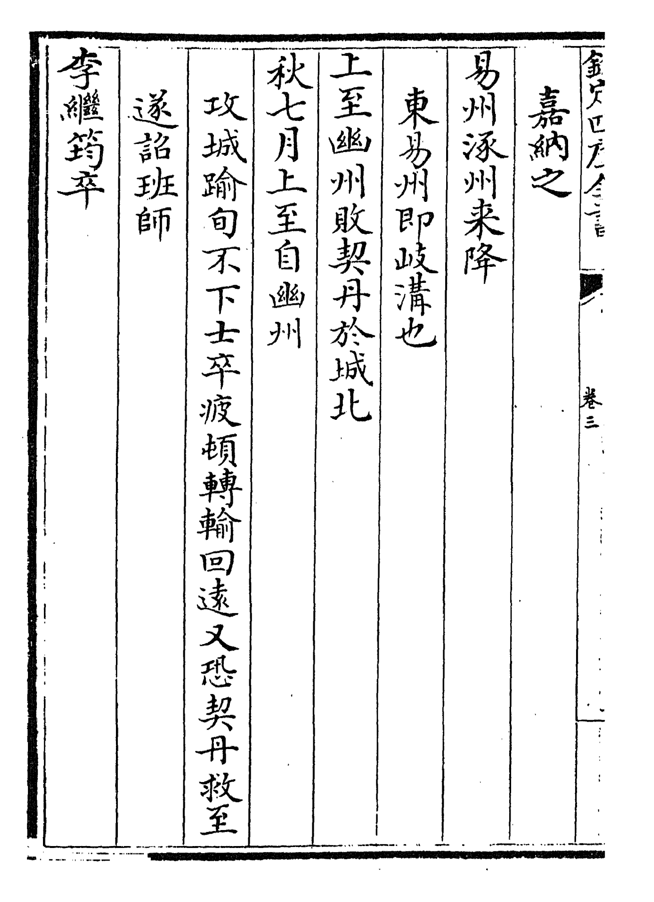
以劉保勲知太原府廢太原舊城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

上遣中使召劉繼業得之大喜命為防禦使繼業初為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諭繼元俾招之繼元遣所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辭大慟釋甲来見

上喜撫慰之甚厚復姓楊氏名業業初姓楊氏名重貴幼事北漢更賜以姓名上尋命業知代州業在邉契丹畏之每望業旗即引去邉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詔征契丹六月發鎮州

扈從六軍有不時至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行邉陲本以契丹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戮將士若圖後舉誰為陛下戮力者上



嘉納之

易州涿州來降

東易州即岐溝也

上至幽州敗契丹於城北

秋七月上至自幽州

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契丹救至

遂詔班師

李繼筠卒

弟繼捧嗣

八月汴決宋城

命塞之

武功郡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

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親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

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

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屍哭曰癡兒何至此耶

追封魏王謚曰懿

九月河決汲縣

置皇太子侍讀

以楊可法為之仍賜五品服尋遷補闕仍侍讀

除蜀銅錢禁

契丹寇鎮州趙延進等敗之

初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至是虜騎坌至延進丞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尾崔翰等方按圖

布陣相去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今敵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絶若合而擊之可以決勝李繼隆亦曰兵貴通變安可預料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大破之捷書聞手詔嘉奬

冬十一月市民馬

先是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十七萬三千有奇

庚辰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修河堤

衛潭濮州

置天駟四監

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廏使閑廏使為崇儀使國初但有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廏之馬始備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置監

牧之廏馬充牧始分置諸牧養

置文明殿學士

以程羽為之即端明殿學士也序列於樞密副使之下國初雖改殿名而學士領職如故至是併改焉

二月定差役法

從京西轉運程能之請也分民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四五等免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閏三月親試舉人

得蘇易簡以下一百餘人諸科五百餘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座之制初唐有勅賜及第以表特恩開寶以来御試中第一者皆稱之其文有不由科第者或因獻文別試以勅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士及進士出身之目其後復賜三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等進士之下

夏四月授沙州曹延祿節度

沙州歸義節度曹元忠卒子延祿自稱留後遣使入

貢詔加節度唐末以張義潮為瓜沙節度旋為吐番所陷元忠之先繼有其地太祖朝亦嘗來貢

五月以賈黄中知制誥

黄中知昇州府舍有一室封記具存黄中啟之得李氏珠寶數十櫃皆未著於籍者即表上之上曰非黄中廉恪則亡國之寶汙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仍有是命

上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諮訪宰相求才

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詞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

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

誥六姻相賀以為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是夏丁璉卒大校黎桓專政秋七月命孫全興討之

璉卒弟璿尚幼桓囚丁氏宗族專制國事上乃命全

興等討之桓尋以璿表來求襲凡位稱藩入貢上以

全興等師出踰時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不報已而

師久無功侯仁寶死之全興等並以逗留伏誅

初仁寶之妻趙普之妹也盧多遜與普有隙白上以仁寶知邕州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國亂可取願乘驛詣闕面奏其狀上大喜令馳驛召之多遜遽言不若授仁寶以飛輓之任令經度其事上乃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

冬十一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次大名契丹遁

以竇偁為比部郎中

初偁與賈琰同為開封局官琰巧佞偁常對上叱之至是上思見偁促召至行在而有是命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休養士馬徐為後圖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為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十二月畋近郊

時禁盜畋有衛士獲獐令當死上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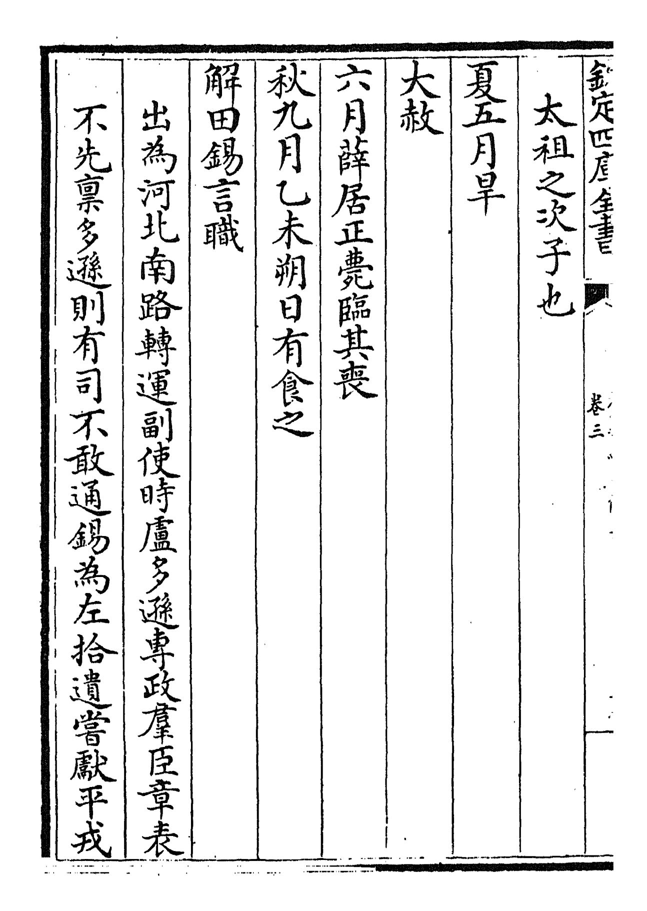
上至自大名

上初聞契丹退欲遂追取幽州命宰相問李昉扈蒙等以事之可否昉等上奏請養驍勇廣儲積期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之下詔班師時張齊賢亦上疏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狄不足吞燕冀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由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不如擇

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邉鄙寧邉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又曰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彊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夸狄外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耳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夸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纎微之

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效相習已久伏望精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兩川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使賦歛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者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嚴加憲典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則幽燕之歸可立而待也

辛巳太平興國六年春三月岐王德芳薨



太祖之次子也

夏五月旱

大赦

六月薛居正薨臨其喪

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解田錫言職

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表

不先禀多遜則有司不敢通錫為左拾遺嘗獻平戎

歌多遜許之始得進御又諫官上章必令閤門吏依
常式書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
請諫官免書狀多遜不悅出之時既取太原范陽未
下上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莫敢言錫因入辭直進
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略曰頃歲平太原
逮兹二載未賞軍功請因郊祀行之此要機之一也
交州蠻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毋屯兵以費財此
大體之一也邇來官廢其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

不敢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言動御史不彈奏左右丞今尚缺員中書舍人雖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材而任之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闢西苑廣御地而尚書無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又每於歧路見因荷鐵枷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

之四也上嘉其言賜錢五千萬或謂錫宜少晦匿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貫而奪耶在河朔累章論邊事　後知相州上疏略曰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聽朝之後或進陳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縲囚或親校薄書恐於大體有所未究又百司營為多以劄子取進止官員注擬必領引見聽敕皆勞天體安用有司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頻併施行詔勅或致稠重此非臨下以簡

之道又轄磨勘一司本屬考功今於中書外廡更置

是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又言御史臺本

不禁人今為繫囚之所大理寺舊来置獄今為檢格

之司

置京朝官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来皆出中書至是詔中

書舍人郭贄等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

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日久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於是普因奏事言昭憲顧命臣實與聞上發金櫃得誓書遂大悟尋復相之

石熙載爲樞密使

以戸部尚書充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始此

冬十一月置皇城司

改武德司爲之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

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奏曰陛下不委
任賢俊而猥信凡輩為耳目上大怒已而遷其官
辛亥郊大赦
先是有陳再思者上書乞當郊勿赦上竟從趙普言
由是赦宥之文遂定自後郊赦不書
是歲高昌國來貢
其國漢車師前王之庭戊巳校尉之地也
定安國亦附上謝表上初議討契丹因詔定安國令

張犄角之勢其國得詔大喜會女真遣使經其國其王烏玄明附表來上略曰臣高麗舊壤渤海遺民常仰覆露之仁每被漸漬之澤頃歲契丹恃其强暴入寇境上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復優詔答之定安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破其酋帥糾合餘衆於西鄙自號定安國云太祖朝亦嘗因女真遣使

來貢

壬午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以竇偁參知政事

上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

臣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乃汝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

貶盧多遜秦王廷美

多遜流崖州廷美勒歸第自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

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故及

先是金明池水心殿成上將往遊或告廷美欲乘此

時為亂上不忍暴其事故罷會普廉得多遜與廷美

交通事以聞上怒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逮捕中書守當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並得交通顧望祝詛實狀引伏故有是命趙白等六人皆伏誅

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内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嫗固不知其為多遜也多遜曰嫗何自来乃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

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歳骨肉相繼淪没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至貶所瓊州遣才將知崖州事輒求婚於多遜多遜不許遂使辱之將加害卒與為婚

沈倫罷

上以盧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故車駕每出多令居守然十年相位但齪齪固守不能有所建明搢紳非之

錄繫囚

趙普等以上察見隱微相率稱賀

上嘗謂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上又問治民之道復

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

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雍熙間有司上竊盜贓至大辟者特詔貸其死上因

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數者往往貸其極刑

但時取其甚者以儆衆耳不欲小人知寛貸之意慮

犯法者多耳

五月契丹三道入冦邊將敗之

竈廷美

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復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怨望不悔過乞徙遠郡防他變遂有是命初太祖傳位於上昭憲顧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節度使皆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絶廷美始不自安寖有邪謀他日上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

廷美遂得罪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李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

六月河決臨濟

尋又決范濟口又決武德

置譯經院秋七月幸譯經院

八月罷劔南榷酤

冬十月幸金明池閲習戰

行乾元歴

吳昭素所造上親為之序

十二月朔戊午日有食之

是歲明紀死子隆緒立復號大契丹

明紀謚景宗孝成皇帝隆緒號天輔皇帝尊母蕭氏為承天太后改明年元為統和隆緒才十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初蕭氏與樞密使韓德讓通至是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

高麗王伷死

弟治立遣李巨源孔維使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今日復見中國夫子矣

癸未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曹彬罷以弭德超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彬坐為德超誣譖未幾德超敗上知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内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

才幹而任用之審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加此上由是釋然

初德超之譖彬也覬事成自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出怨望語或告之上命訊鞫遂伏罪是夏流德超於瓊州德超之進因李符李琪之薦也

初趙普令李符告廷美怨望又恐符漏言因事逐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之敗上惡符朋黨併令徙嶺表遂

以符知春州歳餘卒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普曰朱崖雖逺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乃以處符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三月分三司各置使

上嘗語宰臣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紛異同此固不為私事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每以理開諭朕於臣下務在將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

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也宋琪曰人之才用罕有兼備陛下聰明覆臨長短俱露或又初見天威内懷懾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

端拱初朝議欲置三司判官十二員直史館羅處約上言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之中葉後兵寇相仍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省董之今則

倉部金部安能知帑藏之虛盈司田司川孰知溝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常今宜復舊制若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源矣又言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設其官不舉其職願陛下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

置諮議翊善侍講官

於諸王及皇子府以王遹姚坦邢昺等十人為之坦為益王元傑府翊善雅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

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賛其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强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猶未成有以坦之言告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毁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

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尋擢

坦為考功郎

雍熙間以畢士安為諸王府記室上謂曰諸子生長深宫未知世務必資良輔賛道為益使聞忠孝之道卿等皆謹恪有行各宜勉之

親試舉人

擢王世則以下百七十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賜宴始就瓊林苑後遂為例以世則等十八人通判諸州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以觀

其才拔而用之庶得岩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耳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上嘗謂宰相曰唐置採訪使盖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

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能善者多自然操履無玷若擇一好人為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治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正要求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采擇要在得所盖君子小人各有黨類最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夏四月蠲漳泉苛斂

上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

贍數萬衆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　又嘗謂趙普曰前代亂多治少皆繫帝王所為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戶曉但持其綱領行其正道以齊一之鄉者偏霸掊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矣俟五七年當盡減民租賦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性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又嘗謂宰相宋琪等曰近代以來政理隳紊無如晉漢外則侯伯不法恣其

掊斂内則權倖用事貨賂公行百姓未納王租先遭

率斂嗷嗷何所告訴朕毎念及百姓寒耕熱耘營求

衣食國家若非贍食軍旅兩税亦不忍催督而況非

理誅剝乎琪等對曰陛下恤民求理取鑒晉漢天下

幸甚

班外官戒諭辭

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

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至是令閤門於朝辭日宣旨

戒勑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為戒

五月河決滑州

灉澶濮曹濟等州流至徐州入淮發卒數萬民夫十餘萬治之

作太乙宫

初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故令蘇州築宫以祠之至是成又詔作宫於蘇村

黎桓來貢

桓廢丁璿自稱交州留後始遣使入貢上賜詔書因而撫之令遣丁璿母子入朝桓不聽命

六月穀洛伊瀍溢

溺死者以萬計

秋七月諸路大水

八月令中書密院修時政記

先是詔盧多遜錄時政記未成書直史館胡旦言唐

以来中書樞密院置時政記周顯徳中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内庭日歴自後闕廢請修舉之乃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録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先奏御時政記奏御始此

九月置江淮水陸發運使

置於京師

寛兩税限禁嚴刑催科

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自求課最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乃下詔申儆之且令長吏皆察所屬有嚴刑催科者論其罪又令自今遣使檢覈災旱必立限以遣之防稽緩也

冬十月置都進奏院

罷諸州知後官

趙普罷出領武勝節度宴餞普於長春殿上賜普詩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勲勞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髪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令之卧治因詩道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淚宴之日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俱側上笑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上因言此雖逼下巳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為天

下先也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

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若馬無銜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茍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　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上因言多遜居

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

詔宰相班親王上

琪等固辭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官禮絶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

以李穆吕蒙正李至叅知政事

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初穆知開封府時剖决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

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　至是穆等入對上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通用操履方潔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奬擢也因思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穆等謝上又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朕勵精求治卿等為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

之尋繹惟自咎責耳固不以尊居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蒙正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知政事邪蒙正佯為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毋知也後有張紳者知蔡州以贓敗或為上言蒙正與紳有隙上即復紳官蒙正終不辨後得其實上復黜紳因謂蒙正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辨

置侍讀官

上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患顧問闕人是歲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尋又為翰林侍讀常御經史命文仲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乃問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湍以字學　當時史館修太平總類成日進讀三卷宋琪等曰窮歲晷短恐疲聖躬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尋改總類名曰御覽　上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者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也　上嘗禁中讀書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鶴飛止殿鴟吻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此陛下好學之感也昔有鸛雀銜三鱣魚墜楊震講堂下抑亦類此

李繼遷寇宥州擊敗之

甲申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廷美卒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上聞之嗚咽流涕贈涪王

謚曰悼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上之乳母也

李穆薨臨其喪

穆性至孝操履純正遭母喪詔强起之尋以毀卒上

臨哭謂近臣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淪没非斯人

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二月朔閲將校

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踰月而畢自後率循其制上謂近臣曰朕選擇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又曰兵雖衆苟不選擇與無兵同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閱驍勇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魏能戍遠不為衆所保上曰此人材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

三月滑州決河塞

先是塞房材口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踰冬斷

塞而復決上不欲重煩民力乃命發卒五萬人塞之

及訖功上作平河歌蠲水所及民田租

夏四月羣臣請封禪

詔許後以火災故罷之

五月除江南鹽禁

尋復之

乾元文明二殿災

初以京官充堂後官

是冬初以堂後官充職事官仍詔除入謝外不赴朝
參見宰相禮同胥吏　端拱初又令選選人授京
官　闕　　充堂後官

六月求直言

火災故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
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
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
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

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人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遣使諸路察獄

御史季杞等八人

詔州縣官言事

初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併尚書言事至是復降是詔俾附傳置以聞時有草澤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上慰諭之越明年冬有龍溪主簿王濟附驛奏事時福建輸鵰翎為箭羽鶴非常有物官督責尤急一翎直至數百緡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諭民取鵝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知之

嚴慮囚限
令諸州十日一慮囚
秋七月命諫官領登聞檢院
改匭院為之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九月夏州襲敗李繼遷
初李繼捧入朝其弟繼遷留銀州詔發繼捧繼遷赴
闕繼遷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内徙與其黨奔
入番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六像

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出至是知夏州尹憲選精騎夜掩襲之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獨繼遷以身免

冬十月召隱士陳摶

上之初即位嘗召之至是復至上益加禮重遣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迹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所不知無可傳授然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異

秀有天日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賜號希夷先生尋請還華山　上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有常度辰巳間視事罷即看書夜深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卧至於飲食亦不過蓋行之已久甚見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倘四支無所運用更復就寢血脉凝滯諸疾自生卿等亦宜留於攝養也

嵐州獻一角獸

徐鉉等以為祥麟上曰珍禽竒獸奚益於事方内乂

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耳

十一月丁卯郊奉宣祖配改元

初太祖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上即位從禮官議

故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及將封禪扈蒙定禮

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

帝至是遂用蒙議識者非之自張昭實儀卒朝廷諮

訪故興革立儀法皆蒙專焉　上嘗語宰相以今歲
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當與卿力行好事以答天意
十二月罷廣南諸州采珠場
自是惟商船販市　淳化中罷端州貢硯
立德妃李氏為皇后
故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是歲令外庭勿與內藏
詔是今內藏庫月帳於內東門進外庭不得與其事

上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當賦率於民爾朕終不以此自侈嗜好也

乙酉雍熙二年春二月禁增置寺觀

三月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

得梁灝以下一百七十餘人諸科一百餘人並唱名賜及第李昉呂蒙正之子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並罷之左右言尚有遺才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餘人諸科三百餘人並賜及第

夏四月遣使賑江南饑
御史安國祥等十人
夏州敗李繼遷
繼遷春閒詐降誘殺都延檢曹光實至是夏州敗其
黨錫里族
宴近臣
宴於後苑宰相以下三館皆與賞花釣魚曲宴始此
秋七月詔按視倉粟

轉運及長吏計支用外出糶或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不省視而致損敗者雖去官論如律

八月遣使按察荆浙等路

李承積等六人

九月廢皇子楚王元佐為庶人

初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屢為殘忍不法至是坐縱火廢

冬十月錄繫囚

上决事至日旰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江况人君能惠養黎庶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决朕意則異乎是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宋琪罷

坐與樞密使柴禹錫交通上不欲暴其狀以琪素好

詆諂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并罷之琪守本官上詔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欲容易進退琪為宰相乃請居盧多遜舊第不避惡名與鍾離意何相遠耶又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

九朝編年備要卷三